

涇縣胡懷琛著

中國文學通評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文 法 書 類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冊	一元五角
標準國語文法	一冊	四角
語體文法表解	一冊	三角
白話文軌範	一冊	五角
語體文作法	一冊	二角
國文法綱要	一冊	五角
論說文作法	一冊	二角
紀敘文作法	一冊	二角
書翰文作法	一冊	五角
作文虛字用	一冊	二角
修辭學要略	一冊	二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發行

中國文學通評(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纂者 涇縣胡懷琛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西北西藏路公益里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雙門底 大東書局

漢口四官殿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 中國文學通評 敘目

總敘

通評第一 桐城文

通評第二 清初三家

通評第三 唐宋八家

通評第四 左國史漢

通評第五 孟軻莊周

右中國文學通評一卷。亦余於民國十年。在滬江大學之所講也。未卒業而中輟。散稿置之篋中者。一載有餘。今友人既索吾之詩評付梓。復索此稿。其未畢者。乃補綴成之。此書體例。在總敘中已言之。茲不復贅。雖區區小冊。然自十年秋日屬稿。至十二年秋日告成。而星霜已二換矣。書成爲記其緣起。

---

如此。胡懷琛記。

中國文學通評

敘目

# 中國文學通評

胡懷琛

總敘

余既作中國詩學通評。或人請曰。曷不再評其他文學。余曰。余所評之詩。狹義之詩也。若以廣義言之。則一切文學。皆爲詩之支派。或詩之變體。如史記之出於離騷是也。然以舊習言之。則以文與詩對稱。所謂文者。又稱之爲古文。古文之名。始於韓退之。退之慨魏晉以來文學之華而不實。束縛而不得自由。乃起而振之。自以爲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其所爲文。一時號爲古文。古文之名稱。相沿至今。後世治古文者。多視魏晉南北朝文爲不足道。而自韓退之以來之變遷。亦莫不循此途徑以行。此與今日文學之界說。多有出入之處。其難於著筆者一也。其次。六經之文。昔人皆尊之爲經。而不與古文並論。自宋以後。孟子且然。雖習古文者。必讀孔孟之書。然經與集之界限。終不能打破。此文學之界限。又與今日不同。其難於著筆者二也。

欲盡反其說而重爲之整理。則相沿至今。爲日已久。一切已過去之名詞。而無從取消。已造成之軌跡而無法改變。（如古文駢文經史子集等名詞。及唐宋八家等名詞是也。）此吾之所謝不敏也。

雖然。已過去之事。歷史上之事也。評歷史上之文學。於名詞等。吾祇得一仍其舊。譬諸歷史上之天子。吾不能強改爲總統。而秦晉燕趙之地。不能分割入山陝直隸之區。由此觀之。則評論其源流派別。短長得失。以今人之見論古人之文。其著眼之處。固不在此形式間也。

或曰。子言是矣。其試爲之。余乃取左傳以至清末之文。由近而遠。略爲評論。如次。曰桐城文。曰清初三家。曰唐宋八家。曰左國史漢。曰孟軻莊周。仍舊習也。兩京詞賦。六代駢儷。別於昔之所謂散文。故不論及。而所論者。不過卓然大家。其他旁支細派。不勝其多。或附及。或從略焉。而明之歸震川。爲桐城文之淵源。已見桐城文中。故不別著。欲知其詳。參看拙著中國文學史略可也。

(一) 桐城派之源流

桐城派之名。始于清乾隆之末。其時桐城姚姬傳。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而受業於劉海峯及姚薑塢。於是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蓋望溪海峯薑塢姬傳。皆桐城人。故周氏云云。此桐城之名之所由來也。

其後姬傳主江甯書院。前後二十年。其門人上元梅曾亮。管同。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皆爲高足弟子。其籍隸桐城者。則有劉開。方東樹。戴鈞衡等。皆先後傳桐城之學。

其非姬傳弟子。亦非籍隸桐城。而私淑方姚者。於南豐則有吳嘉賓。於桂林則有呂璜。於湘中則有曾國藩。吳敏樹。曾之弟子有張裕釗。吳汝綸。 (吳爲桐城人) 黎庶昌。



其初非師方姚。繼而復事姬傳者。則有瑞金羅有高。新城魯仕驥。皆初師朱梅崖。後師姚姬傳者也。

其源出桐城。而復自成一派者。陽湖是也。初武進錢伯垞受業於劉海峯。歸而以其師說誦於友人張惠言。惲敬二子者。遂去其聲韻駢儷之學。而學古文。號曰陽湖派。是陽湖實出于桐城也。

此其大略也。其間傳授。不無變化。欲一一追尋其變遷之迹。一言難盡。而大抵以黎庶昌之言爲最當。其言曰。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方望溪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始變化。以臻於大真知言哉。

桐城之名。直至清乾隆末年而始出現。今之談桐城派者。則曰方姚。是遠不過望溪而止。而不知望溪之文。上承歸震川。歸震川上承歐陽永叔。而兩家又多得力於史記。是欲追溯遠源。不得不自司馬遷始矣。

司馬遷之文之所以自成一格者。於敘事之中。有唱歎是也。一推其源。蓋本于詩。所謂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是也。國風而後。屈原得之。楚辭而後。太史公得之。香草美人。靈均借以抒幽憤。刺客滑稽。史遷假以發牢騷。其所以抒發者不同。而所抒發之者一也。此意在史遷已自言之。已其報任少卿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是也。史遷文。因出於詩。故有唱歎。因有唱歎。故有不盡之意。因有不盡之意。故有神韻。後世得此神韻者。爲歐陽永叔與歸震川。雖爲文不同。而神韻一也。茲錄史記唱歎之文數篇。以資研究。

###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

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

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

子薦以爲大夫。

(三) 歐陽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官至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五代史。文集等。其爲文。多得力於史記。而善變化。茲輯宋以來之評論。可以見歐文之源流矣。蘇明允云。歐公之文。紆徐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辛苦之態。

李耆卿云。韓如海。柳如淵。泉。歐如瀾。蘇如潮。

魏叔子云。歐文之妙。只在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

又曰。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林亭沼。悉可圖畫。

劉融齋云。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



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又曰。歐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旨趣爲多。

又云。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字。卻參以活句。歐文往往似此。方望溪云。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傳其風神。

姚姬傳云。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

曾文正云。八家惟韓歐東坡。門徑最大。故變化處多。

統觀以上各說。可知歐文之出於史記。而本之箇人之性情。參以變化。可無疑義矣。茲錄永叔文數篇以見一斑。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

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才。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偉。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顛崖崛岉。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

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旣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

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爲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業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

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爲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故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

所存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樂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概。與夫草木煙雲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四) 歸震川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文。弱冠累試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授徒。晚年成進士。著有震川文集別集。共四十卷。又嘗以硃黃筆圈點史記。於轉折關鍵處。一一揭出。所點共數十本。往往各不相同。後人得之。視爲珍寶。惟流傳既久。未免有後人改易耳。

震川之文。多得力於史記。姚姬傳謂其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是風韻疏淡。是於太史公有深會處。呂月滄謂其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可謂知震川者矣。

余按震川之文。最擅長描寫家庭瑣事。令人歷歷如見。其好處在一眞字。與今人所謂寫實者相似。然敘事之中。處處有情。又非死記事實者可比。蓋震川之爲人。深於情者也。故能如此。至如曾文正謂其有質而俚處。此說甚未當。今錄其文數首如下。

## 先妣事狀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三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

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賞雄。敦尚簡實。與人媾。說邨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堦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內灑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畱。有光意戀戀不得畱也。孺人中夜覺寐。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二十人而定。惟外祖與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



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 項脊軒志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返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鷄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

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影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埒井之蛙何異。予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旣嬾出。雙扇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亭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刊石亭中。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葶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余以爲奇。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尙躍入余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余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

不及見。可哀也已。

(五) 方望溪

方苞。字靈皋。清桐城人。移居江甯。學者稱爲望溪先生。嘗遊京師。鄞縣萬斯同見而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苞終身誦其言不忘。苞舉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充武英殿總裁。至乾隆十四年卒。所著有望溪集。其爲文本之六經。力求峻潔。而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嘗評錢牧齋文曰。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身不可洗濯。聞者以爲知言。望溪又嘗論文。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解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又曰。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要矣。有物尤重。非讀書而明于事理者不能也。夫望溪義法之嚴。有如此者。而有序有物數語。誠爲確論。桐城之末流。皆病在無物故也。

呂月滄古文緒論云。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眇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余按此言真能知歸方者矣。方之所以能異於清初諸老者。在於嚴謹。而望溪之所以不及震川者。亦在於嚴謹也。

要之。震川深於情。望溪絀於情。是兩家大分別處。蓋自太史公以下。無不以情爲主。所謂詩之變也。至方望溪乃重義法而無情。此中消息。爲前人所未窺者。今錄望溪文一首。試與震川文參看。可以知矣。

### 田閒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及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予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持。爲不甯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

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予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闖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灑其衣矣。先生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黨。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彞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閒學詩。田閒學易。莊騷合話。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與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卽教以屏俗學。專

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勛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生幡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沒。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予。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宿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沒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兒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

(六) 劉海峯 姚薑塢

劉大櫟。字耕南。號海峯。清桐城人。乾隆時屢試不第。晚官黟縣教諭。後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著有海峯文集。姚鼐嘗從之遊。故一時言古文者。多稱方劉姚。海峯之文。才氣奔放。在桐城中。別成一格。

姚範。字南青。桐城人。學者稱爲薑塢先生。姚鼐之世父也。官編修。與海峯相友善。著有援鶴堂文集。



(七) 姚姬傳

姚鼐。字姬傳。範之姪也。乾隆間官禮部郎中。後歸里。歷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嘉慶二十年卒。年八十五。著有惜抱軒集。

論者謂姬傳爲文。嘗親問法於海峯。然自有所得。不盡用海峯法也。又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惟姬傳理與文兼至云云。是確論也。然理勝則情絀。此所以方姚之文。終異於震川也。今錄姚文一首如下。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頴。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達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

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汝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之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八) 姬傳弟子及其他桐城派文家

姬傳主鍾山等書院甚久。所得弟子自多。桐城聲氣之盛。於此非無關也。姬傳弟子及其他爲桐城文者。大抵不能超出姬傳之範圍。不過能傳桐城之派而已。茲不多論。僅列其姓氏如下。

梅曾亮。字伯言。江蘇上元人。道光初進士。著有柏硯山房文集。

管同。字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初舉人。著有因寄軒文集。

姚椿。字春木。江蘇婁縣人。布衣。著有道藝堂文集。

毛嶽生。字生甫。江蘇寶山人。布衣。著有休復居文集。以上皆姬傳弟子。

劉開。字方來。號孟塗。桐城人。布衣。著有孟塗文集。

戴鈞衡。字存莊。桐城人。舉人。著有味經山館文集。以上皆桐城人。

吳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道光間進士。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

呂璜。字禮北。廣西永福人。嘉慶間進士。著有月滄文集。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貢生。著有尊聞居士文集。

魯仕冀。一名九皋。字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間進士。著有山木集。以上所述。不過其尤著者也。此外號稱爲桐城文者。自乾隆間至清末。及民國初年。指不勝屈。難於一一敘述。然末流所及。病於空疎。爲世所詬病。惟其間湘鄉曾滌生。獨能發揮而光大之。使桐城文生一變化。然非曾滌生之學問勳業。亦不能勝此任也。

(九) 曾滌生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間進士。以平洪秀全。有功於清廷。官至大學士。卒諡文正。著有詩文集。奏議家書。劄記等書。甚衆。又嘗選經史百家雜鈔。與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同爲治桐城文者所視爲必讀之書。滌生自以爲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啓之云云。滌生又嘗云。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

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章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篇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興廢。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觀此可知曾文正之推重姚先生者。無不至矣。

按望溪之文。實所以矯清初諸老放縱之弊。而其末流。則近於庸腐。姬傳之文。實所以矯乾隆時漢學瑣碎之弊。而其末流。則變爲空疎。幸復得曾文正起而振之。故能使桐城文派。延綿數十年。至清末而未衰也。茲錄文正文二首如下。

###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入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

之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而不讎。所從來遠矣。今之君子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貴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

揣揣乎謹其心之所向。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觀矣。

(十) 吳南屏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時舉人。著有梓湖文集。曾文正嘗爲南屏稱道。姬傳之術。篤好而不厭。南屏雖不滿意於文正之言。而其文實未能超出桐城範圍以外也。茲錄一首如下。

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遊。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早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擊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

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乃飯後仍出。更詣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更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辛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遊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



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十一) 曾文正弟子

張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諸生。著有濂亭文集。

吳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光間進士。疊主書院及前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著有桐城吳先生文集。其爲文世推爲南宋以來第一人。

黎庶昌。字蕤齋。貴州遵義人。曾出使日本。著有文集。并輯續古文辭類纂。以上三人。均文正弟子。而摯甫又爲桐城人。故清同光間談古文者。必推桐城吳先生也。茲錄摯甫文一首如下。

跋蔣湘帆尺牘

余過長崎。知事荒川君一見如故交。荒川有舊藏中國人蔣湘帆尺牘一冊。視余屬爲題記。湘帆名衡。自署拙老人。在吾國未甚知名。而書甚工。竟流傳海外。爲識者所藏。棄似有天幸者。鄉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閭巷者。曷可

勝道。其事至可悲。而爲者不止。前後相望不絕也。一藝之成。彼皆有以自得。不能執市人而共喻之。傳不傳。豈足道哉。得其遺跡者。雖曠世殊域。皆流連慨慕不能已。亦氣類之相感者然也。觀西士之藝術。爭新炫異。日褻之五都之市。以論定良窳。又別一風教矣。

通評二 清初三家

(一) 清初文學之大概

清初文人。大概皆朱明遺民。家國興亡之感。一皆託之於文學。惟其間因人品之不一。故其作品亦不同。大抵顧炎武、黃宗羲爲一派。本以學術氣節爲重。不屑屑以文人自居也。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爲一派。是皆屈節仕清廷者。而其文亦華而不實。人品作品均無足論。侯方域、魏禧、汪琬又爲一派。而與之相韻頡者。有王猷定、陳宏緒、彭士望、邵長蘅等。而以侯、魏、汪三家爲最著。並稱爲清初三大家云。

(二) 侯魏汪三家

三家雖並稱。而其淵源與品格亦不相同。侯方域初學六朝。既而乃致力於韓歐之學。又享年不永。故矜才使氣。絕少涵養之功。魏禧文從老蘇入手。而出入於左傳戰國策。凌厲雄邁。大有縱橫習氣。汪琬文出入於廬陵震川之間。然才氣未逮。往往爲法度所拘。邊幅局促。意境太狹。然較之侯魏。爲靜默矣。

後之論者。謂三家如三國。魏似曹孟德。霸氣籠蓋一世。侯如孫仲謀。可爲其敵。汪如劉玄德。偏安巴蜀而已。此言極有意味。而評三家文。亦至確當也。今更略述三家小傳及其文如下。

(三) 侯朝宗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商邱人。父恂。明戶部尚書。故與桐城方以智（字密之）如皋冒襄（字辟疆）宜興陳貞慧（字定生）並稱爲四公子云。初

嘗放意聲伎。已而悔之。乃發憤爲古文。卒年才三十七。一時有譽之者。亦有毀之者。如王漁洋曰。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汪鈍翁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甯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邵青門曰。朝宗始創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讀此諸語。是可見當時人推崇之至。然杜茶村則曰。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計甫草則曰。朝宗文如以石漱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致耳。余以爲譽者毀者。各得其當。或又以爲其佳者尙不脫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又以其刻文集時。其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未免淺薄云云。是又當別論。總之。侯公子文。才力有餘。而涵養不足耳。今錄其文數首如下。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

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穆穆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蹇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

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富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呐呐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儉駟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 王猛論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

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甯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蝨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既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苟或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嶠澠函谷之間。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



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甯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

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耄。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調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

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師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紕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四) 魏叔子

魏禧。字冰叔。又字叔子。號勺庭。甯都人。與其兄際瑞（字善伯）弟禮（字和公）同治古文。世稱爲甯都三魏。而叔子爲尤著。明亡。棄諸生。移家翠微峯。友人挈家以相從者甚多。相與論文講學。世所稱易堂諸子是也。叔子隱

居讀書。肆力古文辭。尤好左傳及老蘇文。其文凌厲雄傑。一時無兩。年四十。乃出遊於江淮間。所交多一時奇士。康熙初。舉博學鴻儒。不赴。年五十七。卒於儀徵。有文集行世。陸稼書云。叔子文確是一家言。直與歐蘇相上下。吾竊以爲蘇則似之。歐則未也。宋牧仲稱叔子之文。主識議。綜練世務。而凌厲雄傑。不屑屑規模形肖。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垞江天一諸傳。尤工。此言可謂知叔子者。大抵叔子文。議論縱橫。全是戰國策士習氣。吾知其必熟讀國策者。其摹寫忠孝節烈事。激昂慷慨。淋漓盡致者。則亦國家興亡之感。世事滄桑之慨之所發洩也。今錄其文數首如下。

### 論文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

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尙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犁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

者。雖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姦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釋左傳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响响爲仁。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戒心。故忘戰必敗。獸困則鬥。民困則叛。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掎斂黷貨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

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  
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  
國家必正紀綱。紀綱不立。則其敗也。匆匆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  
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  
序。成功者退。故愆而不止必敗。蠱薑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  
小物。揚近事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  
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疏必敗。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故賢德蔑强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  
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瘖己而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  
之合。披其枝其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  
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  
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

霓。立霜雪。震風淩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立於劇。驟。據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興。

(五) 汪鈍翁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又號堯峯。長洲人。清順治時進士。舉博學鴻詞。官編修。爲文與侯魏齊名。然其文靜穆溫雅。與侯魏絕不相同。四庫全書簡明日錄。有云。方域才人之文。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邵青門云。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後世論本朝之文。吾知其無能遺三家也。是皆知言。陸稼書云。茗文又作震川年譜。蓋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脈。殆亦近之。計甫草云。王道思歸熙甫歿後百餘年。而汪茗文者出。其亦殆有志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余按堯峯之文。平衍迂緩。有不盡之意。含吐言表。



其得力於歸熙甫也信矣。今錄其文數首如下。

鍾廣漢哀詞 并序

橋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囊所著書數千言。來遊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源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灑灑。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傲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耶。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耶。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耶。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檀梨果蓀。實盛則剝。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母以物傷生。母以身徇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耶。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 曹孝子事略

孝子名廣。字蘊青。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以蔭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割股肉爲羹以進。母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既割股。匿其創不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沒。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華傳之詳矣。因略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毀傷肢體。以至於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國家之令甲所聽也。孝子豈未之知耶。予應之曰。奚爲其不知也。當其勢危而情迫。藥之不瘳。禱之不應。欲控籲而靡所。亦奚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卹耶。故雖死無憾也。嗟乎。昔之君子。效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乎否也。旣不能勉焉爲之。而猥譎巧謬之輩。則又援聖賢之說以

自解。借令甲之似。以祈逃免其罪辜。相縻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媮。而急難危亡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之咎。而顧以毀傷絕滅議孝子。孝子不幸死矣。然且不免於議。得非重不幸歟。此論者之過也。

## 高子遺書後序

右高先生遺書十有二卷。幾亭陳氏所輯以行者也。洊經兵燹。版燬不存。琬嘗購求其本。踰歲始獲。以示四方諸門人。咸欣歎以爲未及覩也。有高生崑者。字象姚。來從琬游。因語次告之曰。先生是書。決不湮沒者也。蓋謀重鑄諸高生敬諾。生蓋先生族曾孫也。歸而傾橐中貲。鳩工庀役。有不足。則鬻膏腴三十畝以佐之。凡糜白金若干兩。越若干日而始竣。用以嘉惠後學。其寓意至渥也。歲之正月。生復過琬門。請爲之序。琬惟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間。賢士大夫。以鉅儒碩望著稱於世者。肩項相比。其學術粹精。議論醇正者。前則薛文清而止爾。後則先生而止爾。顧兩先生皆罹宦豎之禍。文清懂而得免。

而先生不幸。竟蹈楚纍沈淵之遺躅。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此明社之所以遂屋。而後之論者。不免有人亡殄瘁之痛也。琬自昔有志於學。氣昏質駑。迄今髮種種矣。不能少加進焉。少而聞先生之風。壯而誦先生之書。慨然想見其爲人。煜煜乎若日月之麗天也。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也。峨峨乎若嵩岱之與兩間並峙也。譴劣如琬。仰窺俯測。豈能極先生高深之所詣哉。方仰止景行之不暇。其庸敢妄贅一詞。以刻畫摹擬之乎。姑承高生之請。具述重鐫顛末。以塞其意。以慰四方學者欣歎欲睹之情。而琬又得以挂氏名於卷端。竊自謂深幸云。

通評三 唐宋八家

(一) 八家之名稱之來歷

唐宋八家之稱。始於明之唐荆川（順之）荆川論文。自韓、柳、歐陽、三蘇、曾、王、外無取焉。其後茅鹿門（坤）善爲古文。而心折荆川。遂選八家文鈔。流傳

至今實則明初朱右已有韓柳歐陽曾王三蘇八先生文集之作。遠在茅鹿門之前也。惟右書不傳。故今但知茅鹿門耳。前清儲同人（欣）益以李習之（翱）孫可之（樵）合爲十家。其書雖存。然不及八家爲著。八家之名。自朱右以還。蓋已久矣。今取各家文。考其源流。論其得失。而著此篇。

（二） 八家文與唐宋兩代文學之關係

初自東漢以還。文學日以委靡不振。而以雕刻駢儷相尙。世稱爲六朝文。（六朝者吳、東晉及南朝之宋、齊、梁、陳是也。是蓋指其在江南者而言。與北朝並稱。則又稱爲南北朝。）唐興。則有四傑始起。（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燕許繼興。（燕爲燕國公張說。許爲許國公蘇頌。）然皆不脫六朝之習。直至韓退之（愈）柳子厚（宗元）而始大變。唐書藝文傳序。謂有唐文章凡三變。王楊盧駱一變也。燕許一變也。韓柳又一變也。羣書備考。申其說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殊乏風

骨。燕許繼興。波瀾頓暢。而駢儷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創。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云云。觀此。則在韓柳以前。雖經兩變。終不能淨洗六朝之餘習。而韓退之所以稱爲文章起八代之衰也。（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退之提倡古文。一時從之學者甚衆。李翱、皇甫湜、張籍諸人。皆退之弟子。而以文名于時。孫樵亦自稱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卽皇甫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云云。是孫樵實退之三傳弟子。可知當時慕而效之者之衆。而與退之相敵者。厥惟柳子厚。是可知韓柳之力之能支配當日文學界矣。

韓柳以後。晚唐又日以委靡不振。五代干戈擾亂。文學更凋零無足道。宋興。歐陽修始起而振之。歐陽之於宋。猶退之之於唐。歐陽公之後。則有王（安石）、曾（鞏）、三蘇（洵、軾、轍）之繼起。曾氏出於永叔門下。安石亦爲歐陽公所推挽。三蘇乃歐陽公所識拔者也。可知趙宋一代文學之盛。歐陽公

提倡之力居多。以後則有理學派之文（程、朱）及功利派之文（陳同甫、葉水心）有足稱者。然理學以哲理見重。功利以經濟見長。初非純然文學。論宋之文學者。實不出歐、王、曾及蘇氏父子也。

（三） 八家文之總評

前人之評八家文者。有兩譬喻。最佳。魏叔子日錄論文云。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亭林沼。悉可圖畫。其奏筭樸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爲清渠。瀦爲池沼。子由如晴絲裊空。其雄偉如天半風雨。嫵娜而下。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豁刻。不近人情。子固如波澤春漲。雖滂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序。乃特緊嚴。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韓如海。柳如淵泉。歐如瀾。蘇如潮。是皆譬喻切當。可謂知言。

（四） 韓退之

韓愈字退之。唐南陽人。先世居昌黎。故後人又稱爲韓昌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之。幼讀書。日記誦千數百言。比長。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官至吏部侍郎。其爲文根柢深厚。波濤渾灑。取法乎六經子史。融會變化。卓然自成一家。

蘇明允上歐陽公書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仰絕掩蔽。不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評退之文。只此數語已足。不必他言。

退之自言爲文甘苦。悉見於答李翊書。答尉遲生書諸文。今各節錄如下。答李翊書云。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力。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又云。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



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

答尉遲生書云。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

今復錄韓愈文數首如下。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

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  
椰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  
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  
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  
于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椰民而學于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  
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于其別。申以問之。

##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  
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  
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十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  
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于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

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正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于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五) 柳子厚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唐貞元時。爲監察御史。旋貶永州司馬。永地荒厲。感鬱不自聊。因自放于山澤之間。故所爲山水小記。獨工。後移柳州刺史。其文思益深。韓退之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柳文之得力處。具見于答韋中立書中。書云。參之穀梁。以勵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而其報袁君陳書亦云。左傳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子厚又嘗自言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如是宜乎其精鍊卓拔。

呂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余以爲是僅就一端而言。如山水小記。實淵源於山海經水經注。而三戒蝮蠖傳等文。又淵源於莊列之寓言也。今錄子厚文數首如下。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其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

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

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鬱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



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六) 歐陽永叔

歐陽修之小傳。及其文之源流。已見於通評第一。今不復贅。再錄其文數首如下。

眞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

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  
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  
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  
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魃魃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  
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  
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  
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  
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  
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  
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  
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  
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喜也。乃爲之書。

##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滢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

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

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七) 蘇明允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宋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往應試。不第。歸而焚舊所作文。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旣而與二子軾。轍同至京師。

謁歐陽公。公深賞識之。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士大夫爭傳誦其文。而三蘇之名大著。軾後人稱爲大蘇。轍後人稱爲小蘇。而稱洵爲老蘇云。三蘇至京師。一時士大夫無不傾倒。獨王介甫（安石）見其文曰。此戰國之文耳。此言不爲無見。然亦未可一概論。大蘇豁達有禪理。小蘇風韻獨絕。惟老蘇則舍議論縱橫外無他。所謂戰國之文是也。

今錄老泉文數首如下。

###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

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

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荆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平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



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議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相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

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沙泥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

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野人樵夫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八) 蘇子瞻

蘇軾。字子由。號東坡。洵之子也。年十歲。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及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初好讀賈誼陸贄之書。已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又喜與方外游。文中往往有禪理。東坡自謂其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

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蓋其文渾涵光芒。雄視一世。梅聖俞謂其似孟子。庶乎近焉。

清人劉熙載文概云。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的話。未曾有底題。說未曾有的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又云。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爲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又云。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凡所云云。一言以蔽之曰。禪理而已。坡文有禪理。前人未有發之者。惟李耆卿云。子瞻學莊子國策史記楞嚴經。今錄東坡文數首如下。

###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

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其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登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僦東山而

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



西山不可以久留。

(九) 蘇子由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軾之弟也。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淡泊。如其爲人。不求人知。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也。其迂緩處尤似歐陽公。吳仲倫謂穎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此言甚當。今錄穎濱文數首如下。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畱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

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人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寶。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

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十) 曾子固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生而警悟。十二歲能文。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鞏學術醇正。以孝友聞。故其爲文章。典雅有餘。而精彩不足。然宋史謂其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藝。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不無過譽。子固少嘗與王介甫游。介甫得志。始與之異。實則

二人性情絕不相同也。

朱子評子固文云。南豐文卻通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爲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無根本上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夫朱子之取子固而棄東坡。是純以理學家之眼光看文。是當別論。不得因此遂謂子固勝東坡也。

今錄子固文數首如下。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鞠臙。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搢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

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欽。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疏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歿。君治

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尙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侷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誦誦。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 擬峴臺記

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芴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舫。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

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覩觀微步。徬徨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余爲之記。

(十一) 王介甫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其爲文運筆如飛。若不經意。旣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曾鞏以其文示歐陽公。公爲之延

譽名乃大著。安石爲人。性情乖僻。解釋經義。喜爲新說。囚首垢面而談詩書。蘇明允作辨奸論。以詆之。相神宗言變法。天下騷然。介甫之爲文。一如其人。岸傲不羣之概。溢于言表。而其精悍處。非他人之所能及也。

今錄介甫文數首如下。

##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己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裒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

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游。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於中。而褻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親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

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通評四 左國史漢

(一) 總論

古今文人。千流萬派。而一考其端。大抵導源於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之文。其

尤著者。左氏傳戰國策孟軻莊周是也。然則吾何爲以左國史漢並論。曰左國紀事也。史漢亦紀事也。孟軻莊周議論也。後世爲紀事之文者。多直接或間接出於左國史漢。爲議論之文者。多直接或間接出於孟軻莊周。如韓柳歐蘇諸大家之淵源。不難一一尋之。而明清諸家。則尤有出於韓柳歐蘇者矣。吾人探本窮源。不得不有以論之。因分左國史漢爲一類。孟軻莊周爲一類。而著之於篇。

## (二) 左傳

左傳者。左邱明因孔子之春秋而作傳也。左邱明者。魯之太史。或曰姓左。名邱明。或曰左邱復姓。後人因其目盲。而稱之爲盲左。又作國語。司馬遷所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是也。

呂氏居仁童蒙訓云。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切迫。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爲然。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所

學語言者也。又云。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又云。論語之文。簡淡不厭。非左氏所及。李耆卿云。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戰國策是亂世之文。讀此數言。由論語而左傳。而戰國策。於文之變。可以觀世之變矣。清人劉熙載文概云。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又云。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爲大備。又云。劉知幾通史。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爲尙。其知之矣。又云。左氏善用密。國策善用疎。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國語亦左氏所作。柳宗元極稱道之。所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又謂國語文

深閎傑異是也。（柳子厚亦嘗作非國語）而不及左傳。大概國語比之左傳較爲質樸。於子厚性情相近故耳。

與左傳並稱者有公羊穀梁二傳。公羊高、穀梁赤之所著也。後世治文學者亦兼及之。文概云左氏尙禮。故文公羊尙智。故通穀梁尙義。故正。又云公羊堂廡較大於穀梁。指歸較正于左氏。左氏堂廡更大于公羊。而指歸不及穀梁。讀此語者可以知三傳之短長矣。今錄左傳數首如下。

### 曹劌論戰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



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劇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 子魚論戰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

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 蹇叔哭師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三) 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爲漢劉向所校定。而不知爲何人所作。蓋戰國時人記其時策士游說之事而成篇也。劉向曰。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

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此處有脫字。或作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讀此數語。可以知國策爲亂世之文。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痛詆之。略曰。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又謂劉向之以爲可喜可觀。爲惑于流俗。而不篤於自信云云。子固之言。可謂道盡國策之疵弊。然此非所以論文學也。蘇老泉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讀國策者。會斯旨焉可也。文概云。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

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脆而易散。又云。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又云。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荆卿之辭燕丹。又云。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束約。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評國策之文。此言盡之矣。今錄其文數首如下。

##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

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

###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

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 顏觸說齊王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

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 秦問九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



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甄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兔興、馬逝、灘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 樓緩對秦王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

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四) 史記

史記者。漢司馬遷之所作也。遷以李陵事得罪。鬱結不自得。發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其詳已見於通評第一。今取前人評左國史漢短長之言。略列于左。

李耆卿文章精義云。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屈子氣怨。史記氣湧。漢書氣怯。

劉海峯云。子長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筆墨。蹊徑之外。又如郭忠恕天外數峯。略有筆墨。而無筆墨之跡。故太史公文。並非孟堅（班固）所知。

劉熙載文概云。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于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於尺寸難施處便差數觀矣。又云。馬遷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夾敘夾議。于諸法已不移而具。

又云。文之道。時爲大。春秋不同於尙書。無論矣。卽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爲史。則嚆殺。強史爲左。則擘緩。惟與時爲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又云。尙禮法者好左氏。尙天機者好莊子。尙性情者好離騷。尙智計者好國策。尙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按上文與時爲消息及好各因人二語。可謂名言。而文概又云。學離騷得其情者爲太史公。得其辭者爲司馬長卿。又云。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僅此寥寥數語。能說盡太史公文之源流。今復錄史記數篇如下。

### 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 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紀。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峙。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

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

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

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

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  
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  
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  
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  
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  
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  
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  
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  
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  
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

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云。

(五) 漢書

漢書者。班固之所著也。固字孟堅。東漢時扶風安陵人。班彪之子。固續父志。而著漢書。未成而卒。其妹班昭繼之。乃成一百二十卷。起於高帝。終於王莽。斷代爲書。是爲創格。論其文字。比史記爲平實。文概云。孟堅文雖氣味已似東京。然溫雅深厚。其所長也。

按漢書之不及史記處。上節既言之詳矣。孟堅所長。厥惟溫雅深厚。此所謂與時爲消息也。亦其人之性情境遇不同也。今錄漢書數篇如下。

## 楊王孫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返吾真。必亡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邴侯。邴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

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 朱雲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

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

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

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通評五 孟軻莊周

(一) 總論

後世紀事文。多導源於左國史漢。議論文。多導源於孟軻莊周。前節既已言之。周秦諸子之文甚多。何以獨取乎孟軻莊周。曰。荀卿質實。墨氏淺陋。老子簡奧。韓非深刻。其重在理。無與於文也。列子或稱僞書。今姑不辯。卽論其文。亦不出莊子之範圍。孟軻莊周之書。亦皆議論。然其文之佳。非同時諸子之所能及。而爲後世文人所取法。吾於是評孟軻莊周之文。

## (二) 孟軻

孟軻者。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遊歷齊梁宋滕諸國。以仁義說諸侯。晚年乃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等。記其歷說諸侯及與弟子問答之語。爲書七篇。是爲孟子。當是之時。舉世言縱橫之術。孟子獨高談仁義。故諸侯無用其言者。然孟子欲以動時君之聽。故其言亦染馳騁之習。所謂雄辯是也。(程子曰。孟子儘雄辯。然其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且根本工夫。在於集義養氣。其浩蕩之文。乃根於浩然之氣。豈特其文之英銳爽利而已哉。今錄孟子文



數篇如下。

梁惠王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天時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 許行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

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三) 莊周

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楚威王聘之。不往。著書五十三篇。(今本三十三篇)是爲莊子。至唐人尊爲南華經。其爲人輕世肆志。放浪形骸。其爲文奔放詼詼。不可測度。文概云。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

莊周耶。按評莊周之文者。此言甚妙。又云。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如莊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按此言亦佳。今錄莊子文數首如下。

逍遙遊節錄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

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滄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鬪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

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斲蠶爲仁。跽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踉。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 秋水節錄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

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狎。言殊技也。鷗鵠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

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